

# 黄河三峡考古调查记

永靖文史资料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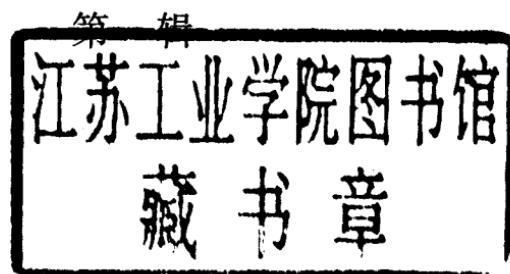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甘肃省永靖县委员会编

# 黄河三峡考古调查记

永靖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甘肃省永靖县委员会编

编　　辑：石林生  
　　　　　仪宗文  
封面设计：石　器  
校　　对：姬　铃

书　　名：永靖县文史资料（一）

黄河三峡考古调查记

编写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永靖县委员会编

承印单位：甘肃地质印刷厂

印　　数：1—2000 册

工本费：6.50 元

准印证号：甘肃省内部图书准印证：

甘新出 001 字总 1481 号 (98) 064 号

内部使用

# 前　　言

古人云：“欲知大道，必先知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1959年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亲自倡导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而开展起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还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由此可见，古往今来，文史资料是一项有益今人、惠及后代，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工作。据此，我会决定编辑、出版《永靖文史资料选辑》。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永靖文史资料选辑》的主要内容是真实地反映记载永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科技、民族、宗教等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及其发展变化的各种史料，以便起到“存史、资政、教育”的功能。其目地是便于广大干部、群众了解永靖的历史与现状；懂得过去，知道现在、展望未来、启迪智慧、从中得到启示；激发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操与真诚的美好感情；吸取历史上有益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为振兴永靖而积极努力工作。

黄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永靖位于黄河上游，境内的寺沟峡、刘家峡、盐锅峡地区，据考古发现是我国古老文化发祥地之一。新石器时代，这里的原始人已擅长制作使用石器、玉器，开始栽培植物，驯养动物，随后又发明了陶器，冶铸铜器，建造住宅，并且在天文气象，数学物理等诸多方面，或有发明创造，或萌发科技之光。经现代科学史专家认定，这是五千年前我国首批科技成果，是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繁荣时期。这次高峰，促进了嗣后科学发展进程，成为中国传统科学的源头。汉、唐时期，永靖

又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之一，给我们留下了以炳灵寺石窟为代表的举世闻名的灿烂文化。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或气势恢宏，或结构精巧，或工艺高超，无不折射出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和我们祖先的智慧与勤劳。然而，这些古遗址、石窟寺，或因年代久远，或因风雨侵蚀，或因水库淹没，有的日渐漫漶，有的频于泯灭。为了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为了抢救和保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五十年代初，陇上一代文宗——冯国瑞先生率先来到这里，慧眼识明珠，将近一个世纪无人知晓的炳灵寺石窟公告于世，引起中央重视，继派历史、考古、美术专家学者赵望云、吴作人、常书鸿、张仃、李可染、范文藻、段文杰等人组成考察团前来。后有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河水库考古队、甘肃省博物馆专业人员到这里进行多次考古发掘，他们将所得成果发表于国家级报刊上，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并将炳灵寺 169 窟西秦建弘元年(420)雕塑作品和具有永靖地方特色的“姬家川类型”、“张家咀类型”文化作为一杆标尺，去鉴别国内其它地方出土文物。老一辈历史、考古工作者为抢救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为我县文史资料的编撰奠定了基础，这是永靖人民一份得天独厚的巨大财富，值得继承和发扬。因此，我们首先将他们当年在黄河三峡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资料汇集成册，作为永靖文史资料第一辑出版发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深远的教育意义。

《黄河三峡考古调查记》确实是一本生动的教科书，再现了永靖历史上波澜壮阔的画卷；《黄河三峡考古调查记》确实是永靖历史沿革的真实记录，壮丽诗篇。它的出版发行一方面有助于了解本地历史文化的悠久辉煌，永靖人民的智慧勤劳；也可以使人们了解永靖文化的底蕴、文化沉积的浓厚，说明永靖的确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地方。它的出版发行，能对内增强凝聚力，对外增强吸引力，激发我们跨世纪赶超目标的勇气和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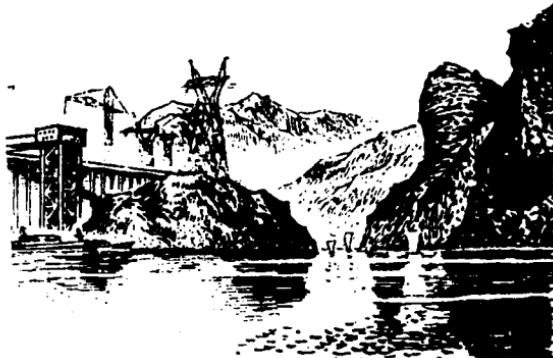
这次选编出版《黄河三峡考古调查记》专辑，仅仅是我县文史

工作的开始，就永靖近、现代历史而言，仍有许多宝贵的史料，需要进一步抢救和整理，我们殷切希望社会贤达、各族、各界有识之士，本着“存真、求实”的原则，以自己“三亲”的各方面文史资料，不拘形式，不拘体裁、不限长短、秉笔直书，惠寄我会，以便逐年出版。

本资料为首辑，由于我们学识浅薄，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广大读者斧正赐教。

编 者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日



# 目 录

前 言 .....	(1)
炳灵寺石窟概述 .....	郑振铎(1)
炳灵寺石窟勘察记(节选) .....	冯国瑞(8)
永靖发现西晋创始炳灵寺石窟 .....	冯国瑞(39)
炳灵寺石窟的历史渊源与地理环境 .....	冯国瑞(42)
炳灵寺石窟第一次勘察报告 .....	炳灵寺石窟勘察团(47)
炳灵寺石窟勘察团工作日记 .....	炳灵寺石窟勘察团(55)
调查炳灵寺石窟的新收获 .....	甘肃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61)
炳灵寺石窟的分期 .....	董玉祥(70)
炳灵寺石窟老君洞北魏壁画清理简报 .....	甘肃省博物馆、炳灵寺保管所(79)
黄河寺沟峡水库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 .....	甘肃省博物馆(87)
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节选) .....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91)
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节选) .....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105)

甘肃永靖张家咀与姬家川遗址的发掘(节选)	
.....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110)
甘肃永靖莲花台辛店文化遗址(节选)	
.....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121)
黄河上游盐锅峡与八盘峡考古调查记	
.....	黄河水库考古队甘肃分队(127)
甘肃临夏马家湾遗址发掘简报	
.....	黄河水库考古队甘肃分队(134)
封面简介	..... (137)
后记	..... (139)



# 炳灵寺石窟概述

郑振铎

—

从新疆的高昌、库车，甘肃的敦煌、天水，大同的云岗，洛阳的龙门，太原的天龙山，峰峰矿区的南北响堂山，济南的千佛崖，南京的栖霞山，到义县的万佛堂，是一连串的石窟寺，点缀在我国境内的各个名胜地区，把我们的锦绣河山装饰得更为富丽弘伟。这些石窟寺都具有丰富的石雕像或塑像或壁画，它们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精英，是今日艺术家们所必须吸取，作为“推陈出新”的宝贵资料之一。我们看了这些造像，这些壁画，立刻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我们的先辈艺术家们是如何的在古老的艺术传统上勇敢地接受了外来的各种影响，而密切地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崭新的风格，不朽的艺术性、人民性的优越的作品。那样的结合，既不是生吞活剥地抄袭，更不是不相调和的异音杂奏。他们是那样高超的把外来的影晌，水乳交融地融合在古老的传统的艺术之中，而另成为一种崭新的创作。

这个伟大的融合的创作时代，可以从公元后第四世纪算起，直到第十五世纪而未衰，足足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一千多年，乃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不时的有新的创作出现，像走在山阴道上，好山好水，令人应接不暇。

中原一带，迭经兵燹，许多古老的寺庙、宫殿的壁画上，有名的画家们所绘写的壁画，都已随着那些宫殿、寺庙的被毁而毁失了，永远不能再为我们所见到。我们今天读着唐人裴孝源的“贞观公

私画史”和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见其中所载江陵、长安、洛阳等处寺观壁上六朝及唐代画家顾恺之、张僧繇、史道硕、展子虔、郑法士、杨契丹、尉迟乙僧、吴道元、张璪、毕宏、郑虔、王维、杨廷光、韩干、庐棱迦、边鸾、周昉、尹琳诸家所作的绘画，都已毁灭，不可追踪，不胜有名存物亡之感。幸而在荒山僻壤的地区，兵火所不及，风日所未剥蚀的，尚存若干壁，虽然不是有主名之作，但典型犹在，足可以微考当时壁画的作风。

雕像远较壁画及塑像为易于保存：一来是凿刻在巉崖石壁之间，不容易遭到人为的毁坏；二来是石质比较坚固，也不像泥胎砖墙的易于倾圮。所以，就在中原地区许多寺庙的壁画都已泯灭无存，而云岗、龙门、栖霞的雕像还能巍然独存。

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者们的足迹，踏遍了中国。我们历劫仅存的许多石窟寺里的壁画、雕像，也成为他们魔手所攫取的对象，多半被捆载而去，成了他们公私收藏者的辉煌的陈列品。新疆许多古寺的壁画，已尽为他们剥切而去；塑像也都被搬了走。云岗、龙门、天龙山的最精美的雕像，可挟而去的，便全躯运去，连石壁上的浮雕，和宏伟的大雕像，也都千方百计地斫凿下来，一个头部，甚至一只手臂，也都成了他们掠夺的目标。所以我们今天去那些石窟寺里，到处见到的是断头折臂的雕像。这种摧残我国文物的卑劣行为，是令人愤疾万分的。

但是也有他们足迹所不到的地方，便得幸免于劫。像我们最近所发现的甘肃省永靖县的炳灵寺石窟，和天水县的麦积山石窟，便是两个例子。

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知道的人很多，但从来没有做过仔细的勘察工作。今年，我们已派遣了一个勘察团去。这个团组织了十多个艺术家和美术史研究者，正在那里工作着。永靖的炳灵寺石窟则是一个新的发现，在许多记载上都没有它的名字。一九五二年秋天，我们曾组织了十多个艺术家到那里去勘察过。虽然这个勘

察工作做得并不彻底——主要是受了物质条件和时间的限制，但也带回来不少的绘画和照片。现在把这些绘画和照片展览出来。就这一部分初步的收获看来，这个石窟寺是有其光荣的历史，并保存着很多相当高的艺术作品的。

炳灵寺是一个比较近代的名称。在唐代，名为龙兴寺。在北宋的时代，称为灵岩寺。炳灵寺是藏语的音译，就是“十万佛”之意，也就是许多同义的“千佛洞”、“万佛峡”之意。

这个石窟，在古代的记载里是并不陌生的。早在第五世纪的书里，就有关于它的比较神异的记载了。

## 二

出永靖北门，渡黄河，登山，十余里至骆驼项。到达烟墩，再折而向南走，至盘坡。山势陡峻，径窄而且多砂砾，几乎不可以走。又十余里，乃望见小积石山。千峰攒涌，万壑争奇，似别有一境界。下山入谷，山峦益见峻秀，千奇百怪，都不是目所习见。又五里，至炳灵寺“上寺”，仅一唐龛，一洞。沿谷而行，越过山岗一道，进入大寺沟，站在山口高处，可望见大佛及石窟全景。下坡涉过小溪，出谷。循黄河北岸，沿山边行二三里，至“下寺”，是炳灵寺石窟的主要部分。郦道元的《水经注》河水卷二，有一段记载：(略)

这是炳灵寺石窟的最早的记载(约公元四八二年)。根据这个记载，好像悬崖之中，先有石窟。以唐述、时亮二窟为最高最大。佛家凿龛造像，则是后来的事。《法苑珠林》卷五十三云：(略)

《法苑珠林》编于公元六六八年，是唐高宗的时代。这时，凿龛雕像，已经很盛，故所载便以佛教的寺窟为主。

这最古老的两则记载，虽夹杂些神异的传说，但还相当的翔实可靠。说到唐述、时亮二窟的情况，则未免有些近于夸大。假如《水经注》所提到的时亮窟就是我们今日所见到的下寺大佛顶上的一个窟的话，则决不会有“高百丈，广二十丈，深三十丈”的。如果

另有其地，则炳灵寺石窟一带，别无他窟其位置有那么高的。这个最高的石窟是我们勘察团的工作人员们所未曾勘查到的洞窟之一。所谓“藏古书五笥”的话如果可靠，则将来被发现的时候，一定会成为极重要的消息。杜甫《秦州杂诗》云：“藏书闻禹穴，读记忆仇池”。古来也有“石匮藏书”的传说，见之绘画，传之木刻。究竟窟中有没有“藏古书五笥”，我们希望在组织第二次炳灵寺石窟勘察团时候，能弄个“水落石出”，有个分晓。

### 三

我们说这个炳灵寺石窟是“新发现”的，其实只是最近七八十年被人遗忘掉而已。在古代，这个石窟寺是一个很繁盛的宗教中心区之一。永靖这个地方，是一个重要之地，也是一个交通要道，是军事的据点，也是商贾集中地之一。

永靖县属于甘肃临夏分区。临夏旧为河州，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黄河北流经临夏、永靖，入兰州境。洮水经临夏北流至永靖，入黄河。《禹贡》说，大禹“导河自积石，至于龙门”。这积石，当是炳灵寺石窟所在的小积石山。临洮府志云：“小积石山在河州西北，西临番界，两山如削，河流经其中。”清一统志云：“积石关，东去积石山五十里。明初于此置茶马司，为市易之处，有官军守戎。”今积石关有禹王庙，正与此传说相符合。

据我们初步勘查所得，发现了一块北魏延昌二年（公元五一三年）的摩崖石刻。其文云：“大代延昌二年岁次癸巳六月甲申朔十五日庚戌，太夏郡武阳部郡本国中政曹子元造窟一区，仰为皇帝陛下，群僚百官，士众人民，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六亲眷属，超生西方，妙乐回生，含生之类，普同福……”。这个曹子元所开凿的一个洞窟，西、南、北三壁均有造像，具有精美的魏造像的作风，显然是当时的原物。惟壁画则为明代重绘的。但是这个曹子元窟，虽是今日所知的最古的有确实年号的一个洞窟，但未必便是第一个窟。

可能在曹子元之前，即公元五一三年之前，已有人在那里开窟造像了。

此后，各代都有开窟凿龛之举，以唐代为最盛。就我们初步勘  
查所得，共有三十六个窟，九十八个龛，一共是一百二十四个窟龛。  
计：

魏：十个窟，两个龛，共十二个。

唐：二十一个窟，八十五个龛，共一百零六个。

明：五个窟，一个龛，共六个。

炳灵寺石窟，其洞窟的作风和云岗、龙门、敦煌不甚相殊。惟  
石壁上独多佛龛。这是很可注意的。这些佛龛，多作塔形，且塔形  
均是印度式的，在别处石窟寺是很少见到的。

在宋明二代，炳灵寺也还是很繁盛的。这可以从窟壁上有许多  
宋代的壁画和明代的重绘壁画上证明。宋代的河州，是一个军  
事重镇，防御着吐蕃和西夏的侵入。在明代也是一个军事据点。  
因之，炳灵寺也成为“功德主”常往瞻拜并供献佛像，重修洞窟的所  
在。元代巴思八喇嘛教盛行。炳灵寺之成为喇嘛寺院，当始于此时。  
清代康熙时，也曾加以重修，直到现在，主持的人还是喇嘛僧。

但炳灵寺石窟虽经历代加以重修，而自然的和人为的破坏却是  
相当大的。这一代的山岩是红砂石，非常容易风化。凡暴露在  
风日之中的精美雕像，经历了若干年后往往线条模糊，神彩全失。  
我们发现的一个佛头，就几乎变成了一块圆石，面目全模糊了。一  
尊唐雕的半截观音像，表层风化，一触即落，神彩也就立即消失了。  
对于暴露在天空风日之下的雕像，是必须加以保护的。至于人为  
的破坏，虽然它没有被帝国主义者的魔手所摧残，但是经过了若干  
次兵燹，烧毁、破坏的情形也是很严重的。最近的七八十年，特别  
是同治十二年的一次战争，毁坏的程度特别严重，遭劫的遗迹还彰  
彰在目。有若干窟的壁画也被烟火烤熏得乌黑了。不过就现在的  
一百二十四个龛窟而论，破坏的情形还不算太厉害，和云岗、龙门、

天龙山、南北响堂山诸石窟比较起来，仍可认为是相当完整的。

#### 四

它从隐晦中重新放出光芒来，是在一九五一年秋天。甘肃省委孙作宾副书记和西北人民图书馆冯国瑞先生因视察临夏分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到过炳灵寺，作了初步考察。冯先生作了一篇报告，在报纸上发表，引起了读者们很大的注意。中央文化部与西北文化部即决定派遣专家们，组织“炳灵寺石窟勘察团”前往炳灵寺，作进一步的考察与研究。这个勘察团在一九五二年九月间成立。由赵望云、吴作人、常书鸿三同志担任正副团长，团员有张仃、李可染、李瑞年、夏同光、萧淑芳诸教授和冯国瑞、范文藻、段文杰、孙儒伺诸同志，还有技工窦占彪，一共是十三人。九月十八日从兰州出发，同月二十九日返回兰州，一共用了十二天的时间。其中，一半的时间是消耗在道路上。实际的勘察工作，只有七天。在这七天里，由于工作同志们的努力，大致对炳灵寺石窟做了比较全面的和精确的勘察和了解。工作的条件是很差的。原有的栈道、飞桥都已毁坏了，许多洞窟都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起初决定要重修栈道、飞桥，因为时间、材料等困难问题，都没有动手修建。他们就临时搭成了两架四丈多高的木梯，冒险攀登上去工作。有一次，一架高梯在移动中竟折断了，幸未伤人。有的同志攀登梯端拓刻石题字，有的同志，用绳子将自己的身子缚在梯上，探身出去摄影。其他同志们也都是紧张地热情地工作着，或临摹壁画，或摄影，或作素描。所有陈列在“炳灵寺石窟图片展览”里的许多美好的成绩，都是他们冒险而紧张地工作的结果。我们应该对他们表示恳挚的感谢！

所深感余憾的是，因为飞桥栈道的来不及重建，那大佛顶上的“天桥洞”，即传说中的时亮窟，竟没法攀登上去，（高达十余丈！）使这个勘察团的工作未能全面、未能彻底的完成。因之，这个展览所

陈列的勘察的成绩，也还不是全面的。我们想，将来能再派遣一个勘察团到炳灵寺石窟去，把这个勘察工作彻底地全部的完成，并研究完善地保护的方法。

七八十年来隐晦的被人遗忘了的炳灵寺石窟，在人民的手中，将会放射出更辉煌的光芒的。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写于北京



# 炳灵寺石窟勘察记(节选)

## (初步调查报告)

冯国瑞

### 一、引言——临夏地区有关历史地理简述

临夏，旧称河州，在甘肃省是多民族地区。民国初年，先改为导河，后改为临夏，因为处在大夏河边，实际那条水是洮水，不是大夏水。旧河州全境，今为临夏分区，辖七县：临夏、永靖、宁定、和政、夏河、康乐、临潭及东乡自治县。分区专署在临夏，全境多水，主要水系为黄河、洮水，经临夏北流至永靖入黄河。大夏水、洮河，其它支流沟渠无数。黄河北流经临夏、永靖，入兰州境。大夏水经夏河、和政、宁定入洮河。这几条水，都有丰富的史迹。前二十三世纪夏禹的传说；和四世纪鲜卑贵族乞伏氏，割据一方的遗迹，尚有存在，少为人注意。我们这次勘察炳灵寺石窟，在永靖县境积石山中，因为史地关系的密切，先分述几个重点：

1. 黄河与积石山——禹贡：“导河自积石，至于龙门。”括地志：“小积石山在枹罕县西北七十里。”临洮府志：“小积石山，在河州西北，西临番界，两山如削，河流经其中。”清一统志：“积石关，东去积石山五十里，明初于此置茶马司，为市易之处，有官军守戎。”今临夏西北，黄河由循化入境的大何家距积石关很近，河流在石峡中，相传大禹导河于此，峡壁上凿关的痕迹都在。积石关有禹王庙，当然是后人深刻追念的表示；相反的有这样说：禹贡导河之积石山，本在徼外，自唐仪凤三年，以静边城置积石军，始其名于唐述，到元人竟以大积石山为昆仑，遂误认小积石山为夏禹贡之积石。这一

说法，是圣赞扬禹的创造更远。我想由积石到龙门，其间工程不少，黄河随着积石山脉东流，在这上游的河州，积石关正是一个转折点，凿关工程有遗迹证明的事实。我们参加临夏新集、古城两乡土改，在胜利大会上，农民无比的快慰，许多新创民歌，有这样一首：“积石关禹王庙，黄河是禹王治来；尕新集农民翻了身，土地是毛主席给来。”代代相传，印在人民脑中的迹象，是还比书本上可靠。我这次由永靖到炳灵寺，经过唵哥集，匆匆的发现彩陶，跟着联系唵哥集的鲁鸿谋，他助我采集了的彩陶和石器，且有特异花纹。唵哥集在黄河北岸，距炳灵寺不远，南北一水之隔，当然同在积石山脉中。这新石期的彩陶，从前未曾听说，民国十二三年间，瑞典人安特生也来到过这里。关于新获彩陶整理后，另作记述，是说明黄河在积石上游，有史前文化的有力证据，禹的功绩，是不易否定的。

2. 溆水误辨——临夏市郊是一东西长，南北窄的盆地，东自南远坡，西至大立架山，有60余公里，北自北塬一带，南至石佛寺龙泉乡一带，有五公里，是一冲积层岩石，最上面的是黄土层，以下有各种各样的地层多种，在断层中，往往发现化石，尤其北塬一带，断层是研究地质的顶好材料，这一河谷盆地，很可能在古代是一海子，也就是一大湖沼吧。主要河流是溆水，自明一统志：误谓溆水在兰州东南十五里，而讹溆水为大夏河；民国于拉卜楞寺设夏河县，改导河县为临夏，一误再误，遂致名实混淆，不可究诘！其实水经注溆水源流，叙述详尽，最后说：“又东迳枹罕城南。”就是今临夏的南关，旧枹罕郡。近人邓隆先生有溆水，大夏水考，辩证其详，并为水经注二水增以新注，都是实地勘察所得，为治西北史地学的珍贵资料。

溆水自临夏向南东流，如不改导的话，是无法流出安远坡的，永远是停滞在河谷盆地内的。想到上古首先是劳动人民，勘察出北塬东北角有山峡，直北行五十多华里，可入黄河，这一智慧计划，